

正说明朝十二帝系列
ZHENGSHUO MINGCHAO SHIERDI XILIE

【插图本】

曹国庆◎著

万历皇帝大传

WANLI

风云际会 鸿猷远略 ■ 中国当代明史专家 ■ 正说明朝十二帝

著名明史专家曹国庆撰述万历皇帝大传

万历皇帝朱翊钧，明朝第十三任皇帝。他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登极之初，在生母和老师的严厉管教和监督下，他勤政向学，循规蹈矩，配合张居正发动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也蕴藏着一股强烈的逆反力量。张居正死后，他又发起了一场急风骤雨般的清算运动。从此，他深居宫禁，数十年不临朝，消极怠政。他的不作为，葬送了大明复兴的历史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100871 BEIJING, CHINA

白
雲
山
人
物
傳

白雲山
人物傳



白雲山
人物傳

K827.48/15

:9

2008



万历

WANLI

皇帝大传

◎ 正说明朝十二帝系列 ◎

曹国庆◎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万历皇帝大传 / 曹国庆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8. 1

(正说明朝十二帝)

ISBN 978-7-5087-2034-0

I. 万… II. 曹… III. 明神宗(1563 ~ 1620) - 传记
IV. K827 = 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2605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及版式设计等任何部分未经许可, 不得以图表、电子、声像、影印、缩拍、录音或其他任何手段进行翻印和转载, 违者必究。

丛 书 名: 正说明朝十二帝

书 名: 万历皇帝大传

著 者: 曹国庆

责任编辑: 牟 洁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 66051698 传真: (010) 66051713

邮 购 部: (010) 66060275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 × 235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00 元

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摘编、转载本书 中国社会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前言

正说明朝十二帝系列丛书（插图版），汇集我国明史学界著名专家、学者所撰明朝皇帝大传十二种。作者以正史为创作之本，所据严谨，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明朝皇帝及所处时代的复杂生相。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从洪武元年（1368）建立，到崇祯十七年（1644）灭亡，共跨时276年。其盛世之态、激昂江山，其纵横壮举、鸿猷远略，足以令后世感慨万千。但相对于清史研究，明史是建国后研究较为薄弱的领域。正说明朝十二帝系列丛书的出版，除了可以起到推动明史研究发展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给喜爱阅读帝王传的读者还原一个个曾经在我国古代历史发展中起到或开拓、或中兴、或傀儡作用的帝王影像。帝王不同于平民百姓，他们的活动是和整个时代、皇朝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尤其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帝王的活动更具有特殊的意义。但帝王都是人，同样有人的特性，只是社会环境和某些遗传因素使帝王成为不同常人的人，使他们在自己的舞台上演出了许多生动而丰富的人生戏剧。书中配有反映传主生活及所处环境的大量图片，力求给读者展现一个波诡云谲、气势非凡的大明皇朝。

目 录

- 第一讲 童年好似一场梦/1**
未来的天子长到五岁,竟还没有一个常人皆有的名字/2
先赐名,再议储,父皇隆庆帝补偿了他所能给予的一切/10
- 第二讲 托孤辅臣的争斗/17**
阁臣张居正与太监冯保联手,把首辅高拱赶回了河南老家/18
一场未铸成的冤狱——王大臣案/24
- 第三讲 倾心委倚张居正/31**
接受师相安排的皇家儒学传统教育,是一个勤奋乖巧的好学生/32
从善如流,整刷朝纲,认真履行一个少年天子的应尽义务和权利/39
师相丧父不愿丁忧,朱翊钧也一日离不得张先生/51
- 第四讲 少年天子初长成/63**
盛大的婚典过后,慈圣皇太后搬出了乾清宫/64
师相、大伴的骄恣与过失,使朱翊钧心头的不满与日俱增/70
新相潘晟未及入阁,一场急风骤雨般的清张运动便席卷朝野/77
眼高手低,无法担负起治国安邦的使命/84
- 第五讲 青春盛年修寿宫/89**
为选定营建陵寝的风水宝地,四度亲临天寿山勘察/90
历时五年,耗银八百万两,修建了一座豪华壮观的地下宫殿/97

第六讲 沉湎于酒色之中/105

广采民女充掖后宫,推说圣躬违和,而朝讲不御、郊庙不亲/106
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勾画出朱翊钧后半生的生活轨迹/111

第七讲 矿监税使的横行/117

内廷和外廷的制衡是明代皇权政治的基本特征,朱翊钧皇权的重心倒向了宦官/118
织造、烧造、采木、采办,不断征解;皇庄、皇店,遍及大江南北;罚俸、捐俸、开事例,屡见不鲜/123
中使四出,遍及海内,敲骨吸髓,天下萧然/129
朱翊钧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百官上疏极谏,民变风起云涌/136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朱翊钧一息尚存,决不撤回矿监税使/141

第八讲 自命不凡的孝子/147

面对先朝建文与景泰二帝旧遗案,采取了正视历史的态度/148
对生母的孝顺为朝野所共知,有时往往被一些大臣所利用/152
也曾有心加强对宗藩的管理,而贪婪与怠政终使宗室问题积重难返/157

第九讲 游刃于释老之间/163

剃度幼童代替出家,扶植佛教格鲁派的发展,不以信佛而佞佛/164
恢复天师道的道教宗主地位,信用五十代天师张国祥,亦不以羽林列仙班/170

第十讲 围绕立储的风波/175

都人诞育元子,不获宠幸;爱妃郑氏产下次子,晋位贵妃,朱翊钧想立幼为储,朝臣群起疏争/176
欲行三王并封,迟迟不为皇长子举行三礼,迫于太后干预,方立都人之子为储/182
从妖书案、福王之国到挺击案,国本之争仍在延续/186

第十一讲 统治机制的瘫痪/199

由厌恶臣下上疏进谏，而章奏不批、缺官不补/200

内心厌恶臣下结党，而自己的一言一行又恰恰是无休止的党争之源/204

第十二讲 严重的社会危机/213

士兵哗变、宗室叛乱、农民造反，汇集成一股强烈的冲击波/214

士大夫阶层中涌动着人文主义的思潮，异端思想家何心隐、李贽付出了血的代价/220

朱翊钧推崇“有体有用”说，与缙绅平民中实学思潮的发展，构成了当朝实学发展的双轨制特征/228

第十三讲 建州威胁的加剧/239

废行考成法，纵容一代名将李成梁贵极而骄、奢侈无度，自毁长城/240

太监高淮自告奋勇，出任钦差镇守辽东等处的矿监税使/246

努尔哈赤以七大恨祭天伐明，久梦的朱翊钧似醒非醒，致使辽东危局不可收拾/250

第十四讲 驾崩的前前后后/263

晚年百病缠身，又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最终在弘德殿一命呜呼/264

遗诏封郑贵妃为皇后，临死又给嗣君和遗臣出了一道难题，朝内再掀波澜/268

闲置三十年的定陵迎进了它的主人，朱翊钧在阴曹地宫中做起了冥冥世界的皇帝/272

附录 万历皇帝大事年表/279

第一讲

童年好似一场梦



未来的天子长到五岁，竟还没有 一个常人皆有的名字

这是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八月十七日酉时，按现在的阳历纪年，即是公元1563年9月4日下午5至7点左右。

太阳的余晖行将褪尽，夜幕渐渐降临，喧闹一天的京师北京城开始平静下来。文武百官们已回到各自府邸休息，众多的店铺有的忙着打烊，有的在准备夜市，进城赶集的百姓也已匆匆地离去。

在京师的裕王宫邸里，此时却是少有的热闹，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划破王府内近年来长期沉闷的气氛，一位小王子呱呱坠地了，合府上下奔走相告。

大凡一个所谓的贵人降世，有关他出生时的传说照例都会有一些，由于这位婴儿降生于帝王之家，所以关于他出生的故事也没有少编，有的说他一生下来就目光四射，是一副天表严重、广颡丰颌的帝王相。也有的说他注定是享福的命，仲秋季节正是五谷丰登、秋肥马壮的日子。还有的说他注定是要亡国的，酉时一过不就是一片黑暗的世界么！

添丁进口，这在寻常的百姓之家也是一件不小的事情，何况现如今是发生在钟鼎玉食的裕王府内。不过，这位新生婴儿的父亲、裕王府的当家人朱载堉（1537—1572），此时却似乎有些闷闷不乐，眉宇间紧紧地锁着，形成一个“川”字。

对孩子，他是喜欢的，眼下降生的这位也是他期盼多时的。在此之前，他有过的两个男孩，一个是他和元妃李氏生下的，取名翊弼、另一个是一位宫女为他生下的，取名翊铃（一作翊铃）。但这小哥俩都福薄命浅，降世不久，便相继不幸夭折，离他而去^①。如今再逢弄璋之喜，裕王岂能不乐？问题是孩子生下来了，却没办法给他取个名字，而且这种局面，还不知要持续到何时。

^① 《明史》卷120《诸王列传五》。

童年好似一场梦

按照明朝的礼法，诸王得子，照例要于百日之内通知宗人府，奏请皇上赐名^①。这手续虽有些繁杂，其实也是例行公事，就常人心态而论，还是一件无上荣光的事情。此事对朱载堉来说，似乎又是一件最易办，而且最必须办的事情，当今皇上不是别人，就是他的亲生父亲、婴儿的亲祖父、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6），况且世宗此时膝下尚无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甚嚣尘上的年代，岂不是增进家人情谊、博取皇父开心的乐事、美事。而千真万确的情况，却是裕王朱载堉压根就没敢将得子的消息，通知父皇和宗人府，而世宗至死也不想知道有这么一位皇孙的存在。

要弄清这一有悖于常情常理现象的缘由，事情还得从明世宗和嘉靖时的政局说起。

明世宗的登基，颇有一些戏剧性和偶然的色彩。他原无九五之份，在皇室成员的花名册上，他不过是安陆王的世子，自父王去世以后，甚至连世袭王位还未谋取到手。孰料，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帝王的光环竟降临到他的身上。明武宗朱厚照（1541—1571）三十一岁英年早逝，既无子嗣可立，又无兄弟可继，依据《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原则，作为孝宗之侄、武宗堂弟的朱厚熜，在皇太后张氏和元老重臣杨廷和（1459—1529）等人的安排下，入继大统，做了明王朝的第十一代皇帝，改明年为嘉靖元年，取天下太平之意^②。

朱厚熜一夜之间，由一位普通的藩王之子而为面南背北、至高无上的一国之君，他的自私、贪婪的本性，也随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威福任情、金衣玉食的帝王生活，使他由过去的神往变成了如今的现实，他无限陶醉，也倍加珍惜这一刻千金的时光。他想到了武宗朱厚照，他才不愿像朱厚照那样过早地死去，他要尽情而又永久地享受眼前的一切。

中国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无所不包。道教的发展，道士、方士、术士等职业的出现，为一切想祈求长生不老的人提供了一丝慰藉，在茫茫的大海中升起了一座海市蜃楼。于是，朱厚熜拾起了无数帝王都已经破碎的梦，他要用自己的虔诚，来实现这个长生永寿的梦。他以道君自居，他给自己取了一个道号，他把整座皇宫变成了一座大的道场，就在即位不久，乾清、坤宁诸宫，西天、西番、汉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

② 《明史》卷17《世宗本纪一》。

经诸厂，五花宫、两暖宫、东次阁，都被他设置了醮坛^①。

朱厚熹任用大臣的一条重要标准，也是看他们向道的程度，看他们的青词写得如何。这青词也称绿章，是斋醮仪式上写给天神的奏章表文，若逢他宠爱的猫儿、狗儿死了，或是哪里玉兔生子、铁树开花，文武大臣们少不得要殚精竭智地写上一篇，写得越好越受重用。在嘉靖朝相继当政的大臣中，夏言（1482—1548）、顾鼎臣（1473—1540）、严嵩（1480—1566）、徐阶（1503—1583）无一不是青词高手，袁炜（1508—1565）、严讷（1511—1584）、李春芳（1510—1584）、郭朴（1511—1593）还有“青词宰相”之誉。朱厚熹还要大臣们穿上有道家色彩的冠服，他自己平常喜欢戴顶香叶冠，便分别赐给阁臣夏言和严嵩一顶沉水香冠，要他们也戴上。

至于职业方术之士备受重用，则更是在情理之中。江西龙虎山道士邵元节（1459—1539）自被征入宫后，传授长生之术，被封为真人，加礼部尚书衔，每年禄米百石，另赐庄田30顷，免交租谷，校尉40人供洒扫，孙子、曾孙俱有荫官。来自湖北黄冈县的陶仲文（1480—1560），擅长符水、观相，以邵元节的推荐，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位登三孤。其他受宠信的还有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之辈^②。

除了祈求上苍保佑外，朱厚熹还组织许多方士来炼丹。为了炼成一种叫秋石的仙丹，大批青春少女被抓进宫中，要用她们初潮的月经为药引。嘉靖二十一年（1542）的一个深夜，一群不堪凌辱的宫女，愤起抗暴，差点就将他勒死^③。为了检验丹药的功效，不少人中毒而死，老臣严嵩也曾深受其苦，有几次试服丹药后，身上奇痒难忍，两脚长脓，背上生疮，体内如火中烧，还必须将自己的感受详细记下，写本奏进^④。

自从迷恋上了方术，朱厚熹对政事便无所用心。嘉靖十九年八月，他一度传下谕旨，要让太子监国，自己好专心静摄^⑤。宫女谋刺事件发生后，他干脆搬进西苑，终日不出，除了方术之士和个别大臣，外人一概不见。因而，明朝统治中一些固有的问题都日益严重起来，一些新的问题又在不断地产生。

① 《明史》卷206《郑一鹏传》。

② 《明史》卷307《佞幸列传》。

③ 《万历野获编》卷18。

④ 严嵩：《嘉靖奏对录》卷10《丹服对》。

⑤ 《明史》卷209《杨最传》。

朱厚熄统治的时候，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南倭北虏”之患愈演愈烈；二是“家家皆尽”的财政窘况；三是官僚、军队的腐败无能。

“南倭北虏”之患，并非始于嘉靖朝。早在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立国之初，倭寇就已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侵扰，从辽东经山东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在在出没，他们乘间傅岸剽掠，沿海居民深受其苦。然而，经过朱元璋和成祖朱棣（1360—1424）的有效整治海防和对倭寇的打击，勘合贸易断断续续地进行，在正德以前均未酿成大患。“北虏”，是明代统治者对北元蒙古族部落的蔑称。朱元璋逐元而造大明，元顺帝妥懽帖睦尔



万历皇帝坐像

（1333—1368）的子孙退居蒙古大草原，长期与宋明王朝对峙。建文四年（1402）前后，北元蒙古逐渐形成了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正统年间（1336—1449），来自瓦剌的进攻，给了朱明统治者第一次沉重的打击。当时的瓦剌在其首领也先的统治下，势力急剧膨胀，西至中亚，东到朝鲜，大漠南北，尽归其所有。正统十四年（1449）三月，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亲率的明朝大军与瓦剌的部队，在土木堡打了一战，结果明朝五十万精锐京军几乎全部覆灭，二万余万匹骡马和衣甲器械辎重，尽被也先所得，英宗也做了人家的阶下囚^①。幸赖景泰帝朱祁钰（1428—1457）和精忠报国的于谦（1398—1457）、陈循（1385—1462）等大臣的奋力抵抗，挽明于即倾，才度过这场危机。尔后，由于瓦剌部与鞑靼部的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32。

互相冲突，瓦剌部的逐渐削弱，明代边防在较长的时间里虽是有惊无险，不过明军的防线已退至长城以内，蒙古各部驻牧塞上，他们对明朝的威胁无时不在，尤其是到了秋高马肥的季节，蒙古铁骑便可直抵宣府、大同，迫胁北京。

进入嘉靖以后，外部的情况也变得越来越对明朝不利。作为倭寇一方的日本国，此时已进入他们历史上的战国时代，各路诸侯都争着要与明朝通商，但又受到朝贡贸易的限制，于是一反贸易常规，派出大量的武士、商人和浪人来中国，由武装走私而烧杀抢劫，而明朝一些沿海破产的农民、渔民、盐商、逸囚、罢吏以及走私的商人和被掳的平民，又与他们互通信息，甚至共同行动，使得东南沿海的居民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官府不能正常治理，屡屡派出军队前往弹剿，却往往是事倍功半，劳民伤财，损兵折将。在北元蒙古方面，鞑靼部已取代瓦剌而兴盛起来，达延汗的两位儿子吉囊和俺答，占据河套，雄黠喜兵，为诸部首长。好大喜功、爱慕虚荣的品性，使得朱厚熜一次次地以诡诈为借口，而拒绝了俺答通贡的请求^①。于是长城脚下，连年烽火不息，以至嘉靖二十九年八月的一天，俺答所部由古北口至密云，转掠怀柔、顺义，前锋七百余骑直逼安定门，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大火连日不绝，吓得明军不敢出击^②。此后，年年喊防边，年年遭抢掠，军民百姓致习以为常。

嘉靖时期，明朝的军伍管理混乱，将士素质极差。身为大将军的仇鸾（？—1552）每遇敌军，不是设法如何御敌，而是首先搜集财宝去贿赂敌酋，希望他们移侵他处。其他将官有的彼此观望，有的以退缩自全为上策，真正果敢善战如翁万达（1498—1552）、商大节（1489—1553）辈非遭罢斥，即被逮入狱中论死。总督王忬（1507—1560）奉命御边，竟然一卒不练。士兵的逃亡，则是天天都有，嘉靖三十七年（1548）九月，兵部职方郎中唐顺之（1507—1560）到蓟州前线巡视，发现该镇在册士兵九万一千余人，而实际在营的只有五万七千人，并且大多是无力逃走的老弱病残。当时号称精锐的京军，多是一些游手好闲之徒，当出城作战的号令一下，军营里竟是一片哭声。招募来的士兵，一与敌军交手，旋即便作鸟兽散去。别看这些人打仗不行，而欺负百姓，抢掠百姓，又都是个顶个的好手。在南线，御倭总督张经（？—1555）驻守江南时，接受有司供亿，僭侈

① 《明世宗实录》卷334，嘉靖二十六年四月己酉。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59。

童年好似一场梦

无度，饮食器具俱用银器。提督赵文华的贪横，更是小说家的好素材。在北线，明军经常冒充俺答的军队，闯入村中，劫掠民财。

对于官僚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朱厚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自恃驾取有术的。在长达十余年的“大礼议”之争中，朝中元老重臣和敢于对他直言犯谏的大臣已被驱逐殆尽，新提拔的权贵们无一不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大学士张璁（1475—1539）、桂萼（？—1531）、费宏（1468—1535）、夏言，无一不是凡出几进朝廷，对于彼此颉颃，分而治之，利用大臣间的矛盾，达到集权于一身的统治手法，自以为玩得炉火纯青，深居于西苑之内，而威柄不移^①。但是，对于统治机制的腐败，他则一筹莫展。嘉靖中叶以后，政尚姑息，事多苟且，大小臣工，容隐宽纵，至于法度松弛，纲纪弗振，已是大臣们的不讳直言之辞。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朱厚熹接受徐阶、邹应龙等几位大臣的意见，将自己最宠信的大臣严嵩赶回了老家，罪名是纵容逆子负君。数日后，他又郁郁不乐，警告左右的大臣，有再提严嵩之事的，连邹应龙一并斩首，并且又萌发起退位的念头，要专祈长生^②。

在朱厚熹的心目中，没有国家、没有百姓，与儿女的亲情也极为冷漠。他共有过八个儿子、六个女儿，其中曾先后被立为太子的长、次二子和五、六、七、八子俱都早夭，长大成人的是三子裕王载壘和四子景王载圳。也许与他们各自的生母受宠的程度相关，朱厚熹对诸王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裕王载壘就是那个不受父亲喜欢的倒霉人。

嘉靖十六年（1537）正月，已经失宠的杜康妃生下载壘，朱厚熹没有任何欣喜的样子。次月，颇有姿色的卢靖妃产下载圳，他不仅亲作《嘉善歌》，抒发心中的喜悦，还让大臣们也作文奉和，共享欢乐^③。襁褓中的载壘，便开始领教了父皇的冷落。两年后，他荣幸地被册为裕王，不过这是每位皇子都有的待遇，就在同一天，他的次兄接替死去的长兄成为新的太子，四弟载圳被册为景王。嘉靖二十八年，庄敬太子也死了，按照排行顺序，太子的位置该轮到载壘了，然而，父皇的一句“二龙不能相见”的说法，打破了他做太子的美梦，朱厚熹表示从此

① 拙著《严嵩评传》第四章。

② 《明世宗实录》卷509。

③ 《国榷》卷56，嘉靖十六年二月戊寅。

不再设立太子。

作为按序当立的无冕皇储，朱载堉的地位和名分一直是未明确和不稳固的。嘉靖三十二年（1554）正月，失宠的杜康妃在郁闷中死去，从小没有得过父爱的朱载堉，又失去了母爱，他想把母亲的丧事办得隆重些，阁部大臣体谅他的心情和处境，要按照葬太子母的礼仪来安葬她，礼部尚书欧阳德（1496—1554）奏上丧仪，请朱厚熹辍朝五日，丧事由裕王主持，并遵照太祖朱元璋手定的《孝慈录》，为母斩衰三年。此议却为朱厚熹所否决，他提出朱载堉要避开君父之尊，经阁部大臣再三力劝，才勉强同意比照先朝贤妃郑氏故事，为杜康妃辍朝二日。

按照古代的礼制，普通男子二十而冠，帝王之子略早些，一般为十二至十五岁，举行冠礼以后，便是成年人了，要居外邸，所受的待遇和要求也会有较大的不同。令人惊奇的是，早在嘉靖二十四年，朱载堉还只有九岁的时候，朱厚熹就提出为他举行冠礼，并规定，他们母子从此生不得相见，死不得诀别。在裕邸内，载堉除了常禄外，不敢奏请例赐，以至生活十分窘迫。而对朱载堉，朱厚熹非但迟迟不为他举行冠礼，当他二十多岁了还不让他就藩。兄弟二人的居处、衣服没有区别，载堉左右的人竭力为他谋划立储，弄得朝野议论汹汹，朱厚熹却置若罔闻^①。到了嘉靖四十年（1561）经大臣们再三疏谏，才勉强同意载堉就藩，但藩地却选在德安府。这德安府不是一个普通的去处，就是在湖广的安陆，是朱厚熹父亲献王的藩府故地，是龙兴之所。载堉就藩之时，多请庄田，朱厚熹无不满足。他到了藩府以后，更是骄横跋扈，荆州沙市、汉阳刘家壩，本不在他奏请的庄田之内，他却派出太监去征收市租和薪税，当地官员不给，就被加以罪名赶走。有人作过统计，被他额外侵占的土田湖陂就有数万顷之多^②。因而，他的就藩，并没有削弱多少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对兄长构成的威胁，谁也不能担保，父皇有朝一日不会用一纸诏书将他召回北京，立做皇储，乃至直接传位。就在次年五月，朱厚熹为严嵩去国事，弄得心灰意冷萌发退位之念时，提出要让位于太子，而实际上当时并未明确谁是太子，此后退位之念被大臣劝回，而立储之事仍然不提，作为无冕皇储朱载堉的地位未必不是岌岌可危的。

转眼到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岁月无情地流逝，朱厚熹成了年近花甲的

^① 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4；《明史》卷216《吴山传》。

^② 《明史》卷120《诸王列传五》。

童年好似一场梦

老人，步态龙钟，两鬓白发，国事、家事、身事，均不如意。理智告诉他，人总是要死的，因此早在数年前，他就在天寿山选中一块风水宝地，为自己修建了一座豪华的陵寝以备阴间享用。而对死的畏惧，对生前帝王生活的无限迷恋，又使他如醉如痴地信奉方术，祈盼奇迹出现。于是乎，他的脾气更加暴躁，更加喜怒无常，左右的人终日小心奕奕，千方百计地去寻找灵芝仙药、长生秘籍，安慰他那颗贪生怕死的心；千方百计地编造些能文饰太平的祥瑞，满足他那永远不能满足的虚荣和位列仙班的心愿。当年四月，有人报告西苑有只玉兔生子，文武大臣立刻上表奉贺，五月的一个夜晚，有人在他的御幄后面放一个桃子，说是从空中掉下的，他喜不自禁，连称天赐，要修迎恩醮五天，为之谢玄告庙^①。此后，寿鹿生子，白龟卵育，总是隔三差五地发生，朱厚熹少不得要斋醮、告庙一番，廷臣们少不得要表贺一番，日子也就一天天地过去了。

至于老来得孙，则更是让他忌讳的事情，自从听了方士说过“二龙不相见”的话后，他便不再见两位王子，对他们的婚宴喜庆一概不问。而且朱厚熹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想法，就是对传子育孙的惧怕，有生必有死，天潢帝胄繁衍不息，就意味他万寿有疆、终究要被取代。朱载堉对父亲的变态心理虽不能洞悉，但自知自己不讨父皇欢心，也不敢去自讨没趣。那还是长子翊钧降生的时候，入直侍郎闵如霖上了一道贺表，内称“庆贤王之有子，贺圣主之得孙”，朱厚熹见后，大发雷霆，以剑击疏，气呼呼地说道“可斩！为何先提儿子再提我”，将闵如霖降俸三级，出为南京礼部尚书^②。这次，有位深得朱厚熹宠幸的宫女，听说裕王又生了个儿子，生下来都两个月了，还没为小孩剪发，便在一天朱厚熹的兴头上说到了此事，不料朱厚熹又是龙颜大怒，将这位宫女赶出了内宫，使宫中上下人人股栗，无人再敢提及此事^③。

嘉靖四十四年（1565）正月，德安府传来消息，景王载圳死了，尸体正被运回西山安葬。至此，无可选择的朱厚熹，为了缓解一下与这位自己素不喜欢的三子的关系，才在死去的四子身上做起了文章，对外称此子素谋夺嫡，让辅臣把他的谥号定为“恭”，这是一种贬谥，也算是对三子有了一个交代。压在朱载堉心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52。

② 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38。

③ 于慎行：《谷山笔尘》卷1。